

弱势群体舆情智慧段子的互文应用策略研究

金茹花, 欧阳护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本研究基于80条舆情智慧段子语料,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以概念、语篇及人际功能为分析框架,考察舆情智慧段子创作者如何应用互文策略为弱势群体表达权利诉求。研究发现,舆情智慧段子的互文应用策略主要有:(1)在概念功能上,表现为模糊写实策略,在环境成分上使用模糊性互文表达,对负面现象进行夸张虚化处理,凸显事件的严重性;(2)在语篇功能上,主要体现为承接推进策略,集中大量民生热点话题,说明问题的多样性;(3)在人际功能上,表现为以俗戏雅策略,利用民间通俗的语气、情态表达及人际修饰语,凸显社会事件背离逻辑,产生荒谬与嘲讽的效果,实现对权力阶层正统性与权威性的消解。

关键词: 弱势群体; 舆情智慧段子; 互文; 批评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5)06-0077-11

一、引言

“弱势群体 (dominated groups)”指缺乏可利用的财富、地位、职位、知识和信息等优势资源,难以对其他社会群体施加影响,且经常成为受其他群体支配与影响的社会群体^①,如民众之于政府、职员之于老板。权力阶层的权力滥用必然伴随着弱势群体的不满与反抗。面对这种权力滥用,多数弱势群体,如员工^②、同性恋者^③、病人^④在话语层面往往采取抱怨、讽刺、玩笑和口头谴责等形式表达

收稿日期: 2015-07-22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应对舆情的官方话语研究”(13BXW05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纠正性反馈与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的发展”(12JJD740006)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金茹花,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

欧阳护华,男,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① 毛浩然 《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策略研究——以〈自然〉致歉叶诗文事件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3页。

^② Yücesan-Özdemir, G.: “Hidden Forms of Resistance Among Turkish Workers: Hegemonic Incorporation or Building Blocks for Working Class Struggle?”, *Capital & Class*, volume 27, 2003, issue 3, pp. 31-59.

^③ Bunzl, M.: “Inverted Appellation and Discursive Gender Insubordination: An Austrian Case Study in Gay Male Conversation”, *Discourse & Society*, volume 11, 2000, issue 2, pp. 207-36.

^④ Seidel, G.: “The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Discourses of Rights and Empowerment Versus Discourses of Control and Exclusio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ume 36, 1993, issue 3, pp. 75-194.

其不满。少数通过网络发表批评言论^①,如男性汽车用户在网络社区批评经销商的营销手段,但此类研究关注的对象范围与数量有限。

“舆情智慧段子”是指民众就民生热点创作的健康幽默、针砭时弊的各类短信、妙文、调侃语、潮语等话语。它们多为揭露当下社会阴暗面的灰段子,具有反映社情民意、言简意赅和草根智慧等特征^②。网络新闻评论中的段子话语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对段子的研究多集中在占不大比重的红段子(9.4%)和黄段子(9.1%)^③上,关注其流行的社会与传播学动因^{④⑤}。部分研究^{⑥⑦}也指向段子的写作特色和幽默分析,但专门针对舆情智慧段子中大量互文现象的研究尚属罕见。

“互文(intertextuality)”是指“将历史(社会)植入到文本,以及将文本植入到历史”的过程^⑧。它表现为语言的杂糅,即:在某一文本中交叉使用其他文本。互文在不同的篇章中建立关联,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通过互文激活相关记忆以及自身对相关文化背景的认知,从而获得某个篇章意义以外的信息^⑨。近年来,互文被用于批评话语研究,如政治^⑩、经济^⑪、教育^⑫等领域,维权者援引法律、道德规范、政治精英和专家的话语、民众的叙事来实现其话语合法化,或者仿拟主流社会话语的结构,表达相反的观点。因此,分析舆情智慧段子中的互文有助于揭示弱势群体如何整合话语资源服务其权利表达。

Van Dijk^⑬指出,批评话语分析也应关注弱势群体如何通过话语来挑战、反抗精英与权威的权力滥用,但他并未付诸实践。弱势群体话语往往表现为局部化、边缘化、碎片化、被动性、隐蔽性特征,缺乏有效的话语策略。而在《自然》刊物向叶诗文致歉事件中,中国读者采用的显性话语反操控策略就是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成功代表。这种显性话语策略多通过直接、公开、强硬的言语行为来反抗权威的权力滥用与意识形态操控,而段子中的互文则属于隐性话语策略,属于间接、隐蔽的话语形式。同时,互文总体上以理论研究^{⑭⑮}居多,其应用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⑯,对于民间话语中的互文应用,尤其是舆情段子中的互文使用情况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舆情智慧段子是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分析并提炼其中的互文使用规律,可为弱势群体的有效发声提供指导。基于此,本研究以舆情

① Avery, J.: “Defending the Markers of Masculinity: Consumer Resistance to Brand Gender-be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volume 29, 2012, issue 4, pp. 322 - 336.

② 陶东风 《手机段子附着了什么样的大众情绪》,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11/29/content_5373458.htm, 2010-11-29/2015-05-20。

③ <http://www.baik.com/wiki/%E7%81%B0%E6%AE%B5%E5%AD%90>, 互动百科, 2014-12-02。

④ 宋棠、刘岳 《“荤段子”流行的社会学考察——基于符号互动论的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141-144页。

⑤ 连娜 《“红段子”的传播学解读》,《新闻界》2011年第1期,第22页。

⑥ 高为 《段子——另类写作之一种》,《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6期,第55-61页。

⑦ 陈敏 《网络新闻评论中的“段子”文化》,《传媒观察》2009年第4期,第16页。

⑧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86, p. 39.

⑨ 毛浩然、徐赳赳 《单一媒体与多元媒体话语互文分析——以“邓玉娇事件”新闻标题为例》,《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5期,第13页。

⑩ Achugar, M., Fernandez, A., & Morales, N.: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How Young People Remember the Uruguayan Dictatorship”, *Discourse & Society*, volume 24, 2013, issue 3, pp. 265 - 288.

⑪ Vaara, E. “Struggles over Legitimacy in the Eurozone Crisis: Discursiv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Discourse & Society*, volume 25, 2014, issue 4, pp. 500 - 518.

⑫ Archakis, A.: “Immigrant Voices in Students’ Essay Texts: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Pride”, *Discourse & Society*, volume 25, 2014, issue 3, pp. 297 - 314.

⑬ van Dijk, T.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draft)”, <http://www.mfsd.org/debate/vandijk.pdf>. 1998/2014-2-15.

⑭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第1-11页。

⑮ 祝克懿 《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 <域土>、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也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第12-26页。

⑯ 毛浩然、徐赳赳 《互文的应用研究》,《当代语言学》2015年17卷第1期,第47-55页。

智慧段子为语料, 论证创作者如何使用互文来表达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

二、研究语料、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与目的使得所选的段子语料包含两个因素: 一是段子要围绕社会焦点与民生热点等现象与问题; 二是段子要使用互文。互文的确认以 Fairclough^① 的互文界定为准。本文的语料共 80 例^②, 其来源分布^③如下: 社交媒体 (60.00%)、新闻 (12.50%)、百科知识类 (12.50%)、信息类网站 (11.25%) 及其他类 (3.75%)。其中最短的段子有 7 字, 最长的 324 字, 平均长度 92.08 字。段子的属性包含了民间性。因此, 它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心声, 包括民众自己发声或为民众发声。较之官方、企业、艺人, 民众属于弱势群体, 段子也成为弱势群体的发声或代言^④。

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批评话语分析领域 van Dijk 的合法化思想。“合法化 (legitimation)”表示行为的正当性、正确性与合理性, 是通过对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普遍价值、道德、习俗、地位、角色、职责等标准的遵守来实现的^⑤。而对上述标准的偏离、违反、否定或取消, 就意味着行为合法性的丧失, 导致非法化。在话语层面, 合法化往往通过展示对方的负面信息与己方的正面信息来体现, 即“贬人褒己 (negative other-presentation and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⑥。说话者以此影响受众的认知使自身合法化, 同时使他者 (的行为) 去合法化或非法化。舆情智慧段子的创作者通过在互文上呈现权力阶层的负面内容来贬低对方。这些内容包括腐败、渎职、诚信缺失、暴力执法、房价、股市、教育、就业、各类安全等问题。这些偏离常规的负面信息丑化了权力阶层, 否定了其拥有的合法性, 消解了其权威性。对于弱势群体, 创作者将其表现为“无辜的受害者”, 即权力阶层某种负面行为的受害者、承受者和被影响的对象, 而非直接呈现其正面信息。

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将功能语法纳入到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即从概念、语篇及人际功能层面论证、揭示创作者如何借助互文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系统功能为互文应用策略的生成提供了一个范围、分类标准及分析框架, 合法化为互文应用策略提供了解释理据, 而互文的应用则是本文分析的对象。具体分析路径如下: 从互文表现现实的内容与程度、互文的衔接手段与构篇方式、互文的情感与态度三方面来展示某些权力阶层的权力滥用等负面信息, 对弱势群体进行无辜化处理, 贬低权力阶层, 批判社会的不良风气与权力拥有者的违规行为。

三、舆情智慧段子的互文应用策略

智慧段子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与批评创造, 需要把日常的生活现象和时政要闻典型化, 即经过艺

^① Fairclough, N.: “Intertextualit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volume 4, 1992, issue 3-4, pp. 271-285.

^② 本研究共收集段子 123 例, 排除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段子 43 例, 包括没有互文的段子、黄段子、红段子、祝福段子、搞笑段子、有争议的段子 (如影射雷政富事件黄色内容的灰段子) 及违反国家方针政策类的段子、未能反映主要社会问题 (即主题没有出现重量) 的段子。在段子的筛选与确认过程中, 咨询话语修辞领域的专家进行多次把关, 最大限度使所选的语料安全、准确、可靠。

^③ 来源于社交媒体中的段子包括新浪、腾讯、凤凰等网站博客 (共 20 个) 与各类论坛 (8 个)、百度贴吧 (7 个)、人人网 (6 个)、开心网 (4 个) 及其他类 (3 个, 即爱微帮、宝宝树、光明社区); 新闻类包括网易 (3 个)、看看 (3 个)、腾讯 (2 个) 及其他 (2 个, 即南方都市报与新浪); 百科知识类包括百度百科 (4 个)、百度知道 (3 个)、360 个人图书馆 (3 个); 信息类包括各类信息类网站, 分别是西安文明网 (3 个)、共识网 (2 个)、芒果网 (2 个)、房天下、商都社区; 其他类 (3 个) 包括央视专题视频库、经典语录网、海讯中文网。

^④ 本文使用“创作者”术语是考虑到段子的创作者可能属于弱势群体, 也可能是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其他人。

^⑤ van Dijk, T.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1998, pp. 255-256.

^⑥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227.

术概括对生活进行选择、提炼、改造与集中,虚构出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作为舆情的智慧段子更是将社会热点通过典型化再造的一种创作,互文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在概念、语篇及人际层面分别表现为模糊写实、承接推进、以俗戏雅、为民众发声。

(一) 概念功能上模糊写实

舆情智慧段子在互文的使用上以模糊性表达为主。通过表1可见,模糊性表达的总量与分类(197次;五类)远远高于精细性表达(26次;一类),这影响了互文反映社会经验的真实程度。“实”表示真实、符合客观情况^①,在本研究中指人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实际经验,即现实中的事件本身或原型。从概念功能上讲,“模糊写实”是指互文通过含糊、朦胧、不确定的表达来表征现实,再现人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经历与体验,也体现了创作者含糊、拐弯抹角的言说方式。

表1 舆情智慧段子互文表达的分类、目的及其分布

分类	特点	示例	合法化与非法化	频次 ^②	
模糊性	泛化型	倾向两极化的表数量、范围、程度的数词、量词、副词及叠词 ^③	吃的喝的都有害、官官腐败	加深负面事件的严重、普遍、级别程度,将社会问题绝对化	96
	联想型	由一事物联系到另一事物,多借助双关、拟人等	中国敢动、动车亲嘴	从(负面)事件想到互文的原语境,或者反之,发现相似或相反语义,鄙视责任方的失范	36
	暗示型	不能单纯从字面意思理解,而应结合语境揣摩其隐含的意义,多使用比喻、反语	城管依旧威武、这是一个奇迹	偏离常识与逻辑的现象,揭露社会怪象	36
	推测型	含有表示推断类的词	如果、或、愿(意)	判断负面事件原因、结果或美好愿望的可能性,衬托现实的不幸,希望的渺茫	19
	回顾型	呈现纵向变化过程,多伴随时间、动作	小时候、长大后、一直	事态严重化的发展过程	10
精细性	与泛化相反,使用表示具体数量、特定范围、程度的数词、量词及短语	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十年无休	凸显事件(遭遇)或愿望的环境、后果等细节	26	

舆情智慧段子中的模糊性互文主要通过泛化类词语将社会事件推而广之,扩大范围,使其绝对化。互文的分类(泛化型、联想型、暗示型、推测型、回顾型与精细性)是以思维的信息加工过程^④为标准,由黎千驹^⑤的分类简化而来。模糊只是词汇表达及语义边界的模糊,其语义中心是确定的^⑥。模糊性互文表达以泛化型最为突出(96次,见表1)。这些互文表达通过事件的时间、场所、程度、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926.htm>, 百度百科, 2015-06-16。

② 模糊性互文表达的频次以单个互文为单位来统计,而非以段子为单位统计。有些段子不止出现一个互文表达,如例1、例2,互文以句子、短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整个段子只构成一个互文,如例4、例5,这种情况多见于结构互文。因此,有些统计数字大于段子的总数。其他表格如无特别说明,均类同。

③ 黎千驹在《模糊修辞学导论》中未将叠词归入数量型,但笔者在分析段子语料中发现叠词也具有表示数量的意义,类似于“每一个”,如“道道收费”“官官腐败”。故此,将其归入数量型。

④ [英] 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孙飞宇、田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40页。

⑤ 黎千驹《模糊修辞学导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43-146页。根据黎千驹的标准,模糊语句分为超常组合型、矛盾型、推测型、来源型、联想型、数量型、动态型与言外之意型八类,但这八类划分的标准并不统一。

⑥ 黎千驹《模糊修辞学导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5页;第40-41页。黎千驹的模糊语言学体系包含模糊词汇(语义)、模糊语音、模糊语法等,这里的讨论仅涉及第一类,即文字表达层面的模糊。

方式、过程、结果、性质、特点、当事人、对象(客体)、情节或者某类社会现象的承受者来体现。

进一步对互文概念功能中过程、参与者及环境成分的分析表明, 舆情智慧段子中的互文多通过事件的动作、人物、对象、性质及程度等各种环境要素, 说明事件的状况与情景, 因为互文的概念功能使用了大量的物质过程(197次, 见表2)、目标与认同者(93次; 47次), 环境成分则以程度为主(53次)。物质过程使话语表达更客观、接近事实, 告诉听话者发生了什么, 而非说话者的主观感受^①, 因而互文中大量的物质过程使得负面事件或昔日的美好更为真实。目标与认同者表明社会经验中的参与者多为事件涉及的对象。而程度、场所与时间这些主要环境要素说明了社会经验发生的语境与属性, 间接勾勒出与权力阶层有关的负面事件, 以及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与伤害。这样, 一方面, 贬低权力阶层, 揭露其背离职能与道德的行为; 另一方面, 创作者并未褒扬弱势群体, 而是间接将其展现为权力阶层行为失范的受害者, 从而实现将权力阶层非法化、弱势群体合法化的目的, 如下五例所示, 分别对应表1中的模糊性互文表达。

表2 舆情智慧段子互文表达的概念功能

过程	频次		参与者	频次	环境成分	频次
行为	物质	197	目标 施动者	93 41	程度 场所 时间 因果 方式 对象 角色 让步 伴随 视角	53 49 25 22 16 16 3 1 —— ——
	存在	29	存在物	29		
	言语	5	说话者 话语内容 接收者	4 1 ——		
关系	修饰型	49	属性	39		
			载体	35		
认同型	47	所属物	8			
		持有者	5			
心理	认知	19	认同者	47		
	知觉	7	被认同者	43		
	情感	7	现象 感受者	19 17		

例1: 奶粉米粉面粉, 粉粉有毒。……京官县官村官, 官官腐败…… (D18)

例1套用明代顾宪成对联体结构互文, “粉粉有毒” “官官腐败”属于关系过程的修饰型, “粉粉” “官官”充当载体, 分别携带“有毒” “腐败”属性, 是对事物的判定, 使食品与官员附上负面语义。两个句子采用全称判断, 倾向绝对化, “粉粉”是将奶、米、面等在内的所有粉状类食品都视为不安全, “官官”则将首都的、县级的、村级的大小官员极端化, 将部分扩大到整体。这些事件反映了在信仰与价值匮乏的当下, 人们缺乏传统道德来约束自己的私欲, 免除了责任与义务, 演变为泛化的利己主义^②。

例2: 涨工资——空调; 又说涨工资——美的空调; ……农民工涨工资——空调下乡; …… (《新式空调》, D73)

^① Barker C., & Galasiński, D.: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2001, pp. 70-71.

^② 萧功秦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如何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358-361页。

“官本位”思想导致部分政府的公信力降低^①,例2就表现了一些政府如何“吹大牛”,通过各类“空调”双关语这一显性互文,暗指涨工资只是个空头口号,并未落实。段子省略了“空调”的主语,通过互文与共享知识,读者可以推测出调控工资的主管部门是政府。“空调”意为空喊上调工资这一现象或行为,是物质过程,“美的空调”也是物质过程,“美的”为上调工资提供了环境成分,用吸引人的谎言方式空喊上调工资。“空调下乡”则专门给农民工群体“上调”工资,“下乡”也是充当环境成分中的方式,到农村向农民空喊上调工资。政府不断变换方式(“美的空调”“空调下乡”)空喊上调工资,自然透支其公信力。

例3:车“超载”了,车胎没爆,桥却压塌了。……(《最牛逼的事情》,D08)

例3的背景取自2012年江苏丹阳货车超载致桥倒塌事件,它通过显性互文“超载”说明物质过程:车装得过多。车充当参与者中的行为者,暗示货车将桥“压”塌,但车胎完好,显然桥的施工、质量不达标,这一反差进一步反映出监管职能部门的渎职。

例4:中国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地沟油,……或死于毒疫苗,或死于危房……(D29)

例4借司马迁的话语结构,“或”表明推测某种可能性,“死……”属于物质过程,说明死亡这一事实,“地沟油”“毒疫苗”及“危房”提供环境成分,表明食品、疫苗、房屋倒塌等意外具体死因。该段子借助互文推断中国人的各种另类死法,诙谐地讽刺了中国目前在食品、医药、住房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例5:小时候,故宫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庄严在那头。……而现在,故宫是一个不锁门的保险柜。我在外头,文物在里头。其实一直,故宫是一个会所,我在外头,领导在里头。(《故宫》,D13)

例5套用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现在”与“一直”充当环境成分中的时间,显示事物动态变化的时间段。“故宫是……”属于关系过程的认同型,“故宫”充当参与者中的被认同者,“邮票”“不锁门的保险柜”“会所”作为认同者,分别表示邮票上的故宫、故宫变成没有安全保障的保险柜,以及故宫变为会所。“庄严在那头”属于存在过程:即使是一枚邮票上的故宫,也有庄严存在。“庄严”充当存在者,“那头”表示环境成分场所,指故宫,说明儿时的故宫在人们心中代表着神圣、威严与肃穆。“文物在里头”“领导在里头”也表示存在过程,“文物”“领导”作为存在者,“里头”指明环境成分中的场所故宫,结合前文“不上锁的保险柜”与“会所”,这些互文通过时间、存在物与场所暗指当下故宫失窃及故宫经营会所问题,使其形象大跌,与小时候人们眼中的故宫形成鲜明对比。创作者以此追忆故宫从庄严、文物失窃到经营会所的形象变化过程。De Saussure & Schulz^②指出操控话语的特点是“隐匿的目的(covert intentionality)”,与此类似,舆情智慧段子的互文在表达上更倾向于间接、模糊的表达再现弱势群体的经验与幻想,并未直接抨击这些社会现象的权力阶层等责任方。

上述舆情段子互文以模糊性表达为主,在反映经验的真实程度上难免有夸张、片面之嫌,主要表现在环境成分上。创作者基于事实内容,利用题旨、情境、情趣及感性因素等进行形式调整,但形式美往往以牺牲意义的准确性为代价^③,降低事件的真实度。创作者主要在环境成分,如程度、原因、方式上使用全称表达(“一直”)、取消限定语(“中国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地沟油”)、改造经验

^① 匿名《谁在透支政府公信力?》,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9/c_1111368645.htm,2014-6-9/2015-7-26。

^② 转引自Hasrati, M., & Mohammadzadeh, M.: “Exam Papers as Social Spaces for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Dear Dr X, Please I Need to Pass This 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volume 9, 2012, issue 2, p. 178.

^③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50-51页。

(“车前明月光, 地上尸两双”)、虚构故事(“农民工涨工资——空调下乡”)。这些词汇及逻辑谬误“抓住典型化片段或细节, 组合、浓缩”^①, 对事件重新界定与认识, 怀疑、否定权力阶层作为权威、正统、价值与意识形态的标准。这些负面话题、词汇及逻辑谬误是强势群体常用的操控手段之一^②, 也被弱势群体用来揭露权力阶层的失范。创作者夸大或改造权力阶层的负面行为, 渲染事件的负面特色或百姓疾苦, 进一步丑化权力阶层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这些模糊性互文表达反映的社会经验即概念功能, 集中在权力阶层的腐败与专横跋扈, 以及各类安全问题上。模糊语言自身的含蓄与委婉使其在交际中具有亲和、满足和调节功能^③。因而, 段子的模糊性互文在贬低事件背后权力阶层的同时, 也对政府当局规范其职能起到间接警示与敦促作用。

(二) 语篇功能上承接推进

在语篇功能上, 舆情智慧段子中的互文由衔接与连贯体现: 衔接主要通过词汇手段(见表3)促进语篇在语义上的统一与连贯; 连贯则通过话题结构中的承接推进来整合各类社会问题。话题结构既可以说明句子话题与语篇话题的关系, 也能揭示语篇的推进方式。在 Lautamatti^④ 三个分类的基础上, 笔者发现互文存在话题的交替, 因而追加了交替推进(见表4)。舆情智慧段子中的互文主要以承接推进来组织信息(39次)。

表3 舆情智慧段子中互文的衔接手段及分布

衔接手段 ^⑤	词汇	指代	联结	省略	替代
频次	1193	132	41	33	—

表4 舆情智慧段子中互文的话题结构、目的及其分布

话题结构	定义	合法化与非法化	频次	示例
承接推进	前后句的话题不同	从不同角度集中各种社会问题	39	例7
平行推进	前后句的话题相同	从一个角度聚焦负面事件	8	例8
交替推进	前后句的话题交替重复	对比不同负面事件	4	例9
扩展平行推进	首尾句话题呼应, 中间句的话题不同	呈现负面事件细节的同时, 并予以强调	3	例10

例6: ……信用一个字: 跌; 市场一个字: 乱; 食品一个字: 毒; 环境一个字: 污; 城建一个字: 拆; ……(《一个字》, D38)

汉语的结构表现为话题-评论关系^⑥, 这在段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6)。该例使用歌词显性互文, 连续的句子整合当下各种热门话题(信用、市场、食品、环境与城建), 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处理价值、发展、自然、管理等复杂矛盾的一个缩影。《一个字》通过词汇衔接中的一系列搭配(信用-跌、市场-乱、食品-毒、环境-污、城建-拆)呈现各领域的现状。其中, “跌”“乱”“毒”“污”“拆”属于 van Dijk^⑦ 所指的负面词汇(negative lexicon), 集中列出上述领域中的种种后

① 朱孝兵 《民间写作: 另一种深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 2007年, 第31页。

②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27-229.

③ 黎千驹 《论得体原则与模糊语义的语用功能》, 《修辞学习》2006年第3期, 第31-33页。

④ Lautamatti, L.: “Observ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pic in simplified discourse”, in U. Connor and R. B. Kaplan (eds.) *Writing Across Languages: Analysis of L2 Tex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87, pp. 87-114.

⑤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 304.

⑥ Li, C. N., & Thompson, S. A.: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6, pp. 457-461.

⑦ van Dijk, T. A.: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ume 11, 2006, issue 2, p. 125.

果。

例7: 据说, 在农村住上一次院, 三年活白干; 十年努力奔小康, 一场大病全泡汤; 小病拖、大病扛、病危等着见阎王。……(D58)

例7 民谣体结构互文省略了句子的话题, 即主语“农民”。段子采用平行推进, 从农民的视角讨论生病、住院的高昂代价: 相当于三年辛劳白费、十年致富落空、生命难以维持, 也印证了中国农民一旦住院在经济上面临的破产威胁^①。互文在衔接方面表现为疾病语义链(住院-小病-大病-病危-见阎王)和奋斗语义链(活白干-努力-奔小康-泡汤)。两条衔接链围绕农民的奋斗与疾病话题, 其中的词汇形象地描绘中国农民恶劣的生存状态。对中国农民来说, 饮食简陋、效率低下、积劳成疾也成为一种常态^②。上述话题与衔接共同说明医保制度并没有惠及农民, 也警醒政府当局应正视农民的现状, 给予其最基本的公民待遇。

例8: 你卖地沟油, 我卖胶面条; 你卖皮革奶, 我卖镉大米; 你卖农药菜, 我卖三鹿粉; 你卖箱子馅, 我卖甲醇酒; ……你卖毒米线, 我卖避孕鳝; 你卖染色馒头, 我卖死猪肉。(《人人害我, 我害人人》, D76)

《人人害我, 我害人人》是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写照, 标题套用了口号“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一邪一正, 语义完全相反。正文结构与标题结构相对应, 将标题内容具体化, “害”作为上义词, 统领“卖”“地沟油”“胶面条”“皮革奶”等词汇语义链, 突出段子的话题“人人害人人”。整个段子采用结构互文, 句子的结构主语“你”“我”作为话题交替出现, 推进信息, 对比双方“害人”, 反映了政府协调监管存在漏洞, 致使非法商人泛滥。

例9 “如果生活可以选择, 我愿生活在新闻联播里。新闻联播里, 领导个个都是时代先锋, 群众人人都是道德模范。

……

如果生活可以选择, 我愿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物价基本不涨, 交通基本不堵, 环境基本改善, 扫黄基本有效, 罪犯基本落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最后这位考生还写道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我愿意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D67)

本例移接作文体, 每段的首句相同, 以条件句引出美好的愿望, 话题围绕着“我”的愿望(生前活在新闻联播)。第一段第二句的话题转为对理想生活场景(新闻联播)的描绘, 领导、群众充当话题; 第二段第二句继续展开话题, 扩展到新闻联播里的物价、交通、环境、扫黄、罪犯事宜; 最后一段重申愿望, 与首句呼应, 回到“我”的“遗愿”(葬于新闻联播), 属于扩展平行推进。衔接手段主要由新闻联播语义链承担: 新闻联播-领导-时代先锋-群众-道德模范-物价-不涨-交通-不堵-环境-改善-扫黄-有效-罪犯-落马, 这些词汇通过正面内容呈现理想的他者, 再现国泰民安的愿望图景, 反衬民众对现实中诸多问题的极度不满、渴望改变。值得注意的是, 此处的“褒人”与 van Dijk 的“贬人”^③ 异曲同工, 通过理想、法律、义务、道德赋予他者(权力阶层) 理应具备的正面语义, 呼吁当下“领导”回归本职工作, 发挥应有的职能。这也反映出民众的传统良吏情结, 期待官员作为高尚的道德权威, 而非创建、完善法制体系。

整体而言, 舆情智慧段子中的互文在语篇功能上主要以承接推进来组织信息, 展开话题, 辅以少

① 淮生 《中国农民生存现状》, <http://www.21gwy.com/ms/snwt/a/6885/436885.html>, 2008-7-21/2015-7-26。

② [美] 费正清 《中国与美国》第四版, 张理京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第252页。

③ van Dijk, T. A.: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http://www.discourses.org/UnpublishedArticles/Ideology%20and%20discourse.pdf>, 2000/2013-7-2。

量的平行推进、交替推进及扩展平行推进方式。承接推进整合不同的话题,集中呈现负面事件,其优势在于突出负面事件的数量与多样化,概括出代表事件的某些典型或部分特色,直接刻画或者从弱势群体的视角反衬部分行政人员、机构、企业等为代表的权力阶层在国计民生问题上治理能力的不足与职业道德的缺失,也暗示后者亟需提高其服务水平。

(三) 人际功能上以俗戏雅

“以俗戏雅”是指“以俗人姿态运用俗语(调侃)来戏弄高雅或正统事物”^①。创作者往往从普通民众的角度,以通俗易懂、调侃的方式(其中不排除少量媚俗)对高大上的权威及其言行进行互文改造,降低权力阶层的正统性及事件的严肃性,增加娱乐性。互文的戏谑语言无疑表明了创作者对权力阶层各种负面行为的批评与嘲讽态度。立场站位表达说话者的“态度、情感或价值评判”^②,这种以俗语言贬低错位的权威也体现在舆情智慧段子互文的人际功能上。功能语法中的人际功能由表示态度的人际修饰语(interpersonal epithet)^③体现,也由情态状语^④表示。而在汉语中,情感、态度的传递在语法范畴可由语调、语气助词、语气副词、叹词、句法格式及同义选择^⑤语气表达体现,也可由表示行为状态与方式的情态动词与情态方式副词体现。藉此,笔者综合英语与汉语的态度表达,确定人际修饰语、语气表达与情态表达(表5)作为互文人际功能的考察。具体来讲,舆情智慧段子中的互文在人际功能上表现了对弱势群体各种遭遇的同情,对权力阶层不正之风的讽刺与批判(例10-13)。互文的这种将弱势群体合法化与权力阶层非法化的目的通过人际修饰语(148次),以及少量的语气及情态表达(59次;23次)体现,用大众语言批评、讽刺权力阶层的各种腐败与逐利行为。

表5 舆情智慧段子中互文的人际功能表达、目的与分布情况

人际功能表达	手段	示例	合法化与非法化	频次
人际修饰语	暗含情感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及副词	暴力、残暴、无奈、踹、 杀手等	同情弱势群体遭遇,斥责 权力阶层损人利己	148
语气表达	语气助词	吗、啊、吧、了		59
	语气副词	又、最好、怕、反正、却、 居然、竟、难怪、真的	针对现实不公的存在表示 惊奇、感慨、不满、无奈	
	语法结构 叹词	算什么、X得起、X不起 靠	与讽刺	
情态表达	情态动词	一定、可、可以、愿、能、 宁愿、愿意	呈现弱势群体的生存窘态、 权力阶层的妄为任性,形	23
	情态副词	才、终于、就是、只能、 只有、只好	成反差	

例10: ……第三怪:发飙都是官二代;第四怪:房价疯涨难下了;第五怪:投诉无门遭人踹; ……(《现代社会六大怪》,D39)

当下一些权力阶层往往滥用权势与恩赐笼络、压制人,不断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⑥,催生各种社会怪象,例10就是此类问题的集中反映。民谣体的结构互文使用了接地气的人际修饰词“发飙”

① 王一川《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第116页。

② 赵晓临、卫乃兴《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态度立场表达》,《外语研究》2010年第1期,第59页。

③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pp. 318-319.

④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p. 54-55.

⑤ 徐晶凝《汉语语气表达方式及语气系统的归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7卷第3期,第136-141页。

⑥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如何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2页。

“官二代”“疯涨”与“喘”，表明弱势群体对权力阶层所为及其影响（即弱势群体的遭遇）的负面态度：对官二代行为方式与政府对房价调控效果的不满，以及弱势群体求路无门的无奈与同情。

例 11：今天去干休所慰问，听一位老地下党员讲过去的故事。他说，地下工作是高危行业，没高薪，无休假，长期加班，默默无闻潜伏地下，说光荣就光荣了……我心想，靠，地下工作的基本路线居然是坚持一百年不动摇，……（D25）

例 11 模仿日记体结构互文暗指山西王家岭煤矿事故，造成 5 名煤矿工人遇难。“地下党员”是指煤矿工人，“地下工作”表示煤矿工人的矿下作业。叹词“靠”表达了“我”对煤矿工人缺乏安全保障工作条件的愤懑。这显示出劳动力向来是中国的主要自然资源，因为丰富而贬值，很多人就是在使用简陋工具的长期劳动中遭受折磨而耗尽生命^①。该段子兼用显性互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把基本国策嫁接到煤矿管理上，将维持现状的煤矿管理作为长期政策。副词“居然”表明对矿下作业安全生产规定的震惊与不解，影射管理者与经营者对采矿安全生产责任与措施的忽视，以及对矿工生命的漠视。

例 12：北京人：“我们北京人最幸福，打开窗子就有免费的烟。”上海人：“那算什么，我们打开自来水就是排骨汤！”（D57）

例 12 采用日常对话体结构互文戏谑首都雾霾与上海松江死猪事件，语法结构“算什么”表面讲上海人对北京人为傲的“免费烟”不屑，比不上自己的“排骨汤”，实则反讽空气污染、水污染一个比一个严重。

例 13：小战士（惊慌失措地跑来）喊“老班长不好了，我们断粮了。”老班长（镇静地）说“别慌别慌，把你的皮鞋脱下来去洗洗，待会儿煮了吃。”（半小时后）小战士啃着皮鞋说：“真香，有牛肉的味道。”老班长摸着小战士的头说“你现在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多吃点。”老班长抬起头看着远方（坚定地）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上皮鞋。”幕后文字：2012 年，我们终于实现了！（《话剧》D24）

该段子采用话剧体结构互文暗指当下一些商家用皮革废料制作、销售毒胶囊及毒牛奶事件。语气助词“（不好）了”表肯定语气，肯定某种不好情况的存在，即断粮危机，为下文的以鞋代粮做铺垫。语气副词“真（香）”表的确、实在，说明皮鞋变美食，讽刺不法生产者的工艺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想方设法欺骗消费者。情态动词“一定”表示坚决，多出现在第一人称，指明老班长有坚定的信念让所有人吃上有毒的食品、药品，实际指不法商贩为牟利旨在将有毒的食药销售到全国各地，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情态副词“终于”表示意料或期望之事经过变化或等待之后发生，获得满足感，即商家如愿以偿地使上述有毒食药流入市场，获取利润，让消费者蒙冤受损。老班长由坚定的救助者转变为现实的不法厂商，表面是解决粮食危机，实则牟利害人，它暴露出当下的食药安全与道德危机，讽刺官商侵犯公众的生命健康权。

上述示例的分析说明互文在人际功能上传递的讽刺与批评隐藏在互文表达、体裁、情景、事件本身所营造的冲突张力之中。段子蕴含着矛盾的对立统一、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等哲学范畴，为了达到娱乐效果，故意违背逻辑^②，而这种内在的不一致与矛盾，为戏谑作了准备。舆情智慧段子互文中的上述人际修饰词、各类语气及情态表达则从语体、语义、逻辑与态度上为戏谑贡献力量，凸显了权力阶层高高在上与弱势群体默默忍受的落差，再现现实的各种矛盾与怪异：权力阶层实际行为与职责义务的矛盾，弱势群体基本保障与实际遭遇的矛盾。严肃的事件（人身安全、空气污染、食品、

① [美]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第四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361 页。

② 吴晟《民间段子中的哲学意味》，《文化遗产》2014 年第 3 期，第 16-21 页。

药品安全、腐败等)用非正式的语体(“那算什么”“难怪”“官二代”)表达,少数权力阶层(官员、富人等)破坏社会的公正与风气,违背了人们的预期设想与常规逻辑,这些离谱现象通过互文的人际功能体现出来(如“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原有体裁、作品的轻松、唯美等艺术风格及氛围与当前公共事件的紧迫性、严重性、严肃性形成强烈反差,加之丰富的语言与修辞的修饰,制造出幽默讽刺的效果。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讨论了舆情智慧段子创作者如何通过互文来表达弱势群体的权利。总体而言,创作者在概念功能上,主要使用泛化型模糊性表达,暗指负面社会经验,对其进行夸张虚化处理,凸显事件的严重性;在语篇功能上,互文主要采用承接推进,整合各种民生问题与负面事件,说明问题的多样性;在人际功能方面,创作者通过以俗戏雅互文策略,借助情态表达刻画偏离常态的事件与人物等现象,凸显语义与逻辑上的悖论,形成矛盾或落差,制造幽默讽刺,消解权力阶层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关注弱势群体如何有效发声,有助于政府部门了解民众诉求的语言规律。同时,它也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舆论参照与警示,发挥舆情智慧段子在民情、咨政方面的积极作用,使政府重新审视当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与价值重建。

不同于多数批评话语研究关注强势群体话语及强势群体如何表征弱势群体进行权力操控,本研究讨论弱势群体的发声,即创作者如何使用互文表达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从社会意义来讲,本研究更关心“怎样做”的建构问题,从实践的指导层面推动弱势群体的福利进展。从理论层面上讲,它扩展了 van Dijk “贬人褒己”^①手法中“贬人”的应用范围,并引入新的“褒人”手法。“贬人褒己”在 van Dijk 的研究中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常用手段,而在本研究中它也成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工具,揭露权力阶层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舆情智慧段子的创作者还使用了“褒人”手法,通过预设、想象、愿望呼吁权力阶层正确履行职责,这是 van Dijk 的研究所没有的。

值得一提的是,话语权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舆情智慧段子在“发挥沟通、启发、警醒、劝诫、讽喻、谏诤正面社会政治功能,裨益于社会价值取向的归位与拨正”^②;另一方面,底层群体可能由于失落与不满,强化内部认同和对外部权力阶层的仇视^③,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社会问题甚至偏离社会常态。因此,只有互文的得当应用方有助于在智慧段子传播中传递正能量,淡化负能量。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van Dijk, T.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1998, pp. 255 - 265.

② 马骁英 《<文心雕龙·谐隐>的诙谐文学理论》,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第IV页。

③ 范晓光、陈云松 《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46页。